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翼述信卷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王思誦

欽定四庫全書

易翼述信卷五

廬州府同知王又樸撰



離下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離文明而艮篤實輝光此亦賁之一義卦變之說先儒多有疑之者即程子不主卦變而專以乾坤言變

董銖謂為兩體變者可通而一爻變者則不通本義
又往往以上體謂自某卦來下體謂自某卦來如此
卦自損來自既濟來之說則又兼有所自來是一卦
乃自兩卦變而成矣竊疑如此說則無卦不可相通
而何以彖有言其變而亦不言者乎即如此卦之
彖所謂分剛上而文柔若以為從損與既濟來分其
二五之剛文三上之柔則柔來而文剛亦當云分其
三上之柔來文二五之剛而何以又不言分也程傳

謂為分乾之中爻往文於艮之上則亦何不可言分
坤之上爻來文於離之中乎升庵楊氏載王拱東周
易玩詞論卦變云賁艮體四五之柔來離之二以文
三初之剛離體三初之剛上艮之上以文四五之柔
故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此止就本卦見在
之體論似直截了當近安溪李氏亦不以卦變論凡
象言剛來柔來以為內卦曰來外卦曰往而非言剛
自某來柔自某來也竊按此分字啞嗑彖傳分字蓋

柔有疊爻而剛則三分也然則亦不必拘拘於以四五之柔來文下剛以初三之剛上文柔耳小利有攸往小字諸家皆以小事利為說而仲誠張氏則謂亨剛亨也小利柔利也非小事利猶言柔順卑下以小自處者利耳易中言小便是言柔言小利便是言柔利若此卦既是小事利孔子如何說天文人文德地大話故與易相反耶賁剛柔相濟為文直是大小强弱相濟為文之義人若直德大去直德小去便只一

色不足觀大的究不能通小的亦不利往迨相文之後大的方通小的方利矣如此看來然後知孔子分釋亨利恰是文王之意說甚確可從也天文也上并不補剛柔交錯字直頂上文來亦即可見蓋以卦體言天文以卦德言人文也一卦分三剛三柔此一交錯剛柔分居於上中下此又一交錯上下二體為天地天剛也而多柔地柔也而多剛此又一交錯下卦二剛一柔上卦二柔一剛此又一交錯下卦柔居中

而分剛於兩上卦柔疊處而冠剛於上此又一交錯
若必一剛一柔彼此相間而後為交錯則所謂執中
猶執一者矣文質彬彬故如此下離兩剛間一柔所
謂質直之中具有文彩也上艮兩柔終以一剛所謂
絢爛之極歸於平淡也觀彖傳着眼在二與上兩爻
蓋離以二為主爻艮以上為主爻也是二上兩爻為
成卦之主而非五之謂矣初三上皆剛者以質始以
質終以質承終始之際所謂忠信為禮之本也間之

以柔者所謂禮緣後起而虛文不可以始終其事者也文明以止故為人文先進之於禮樂是也若文明而不止則奢矣不遜矣世所謂君子而聖人之所不從也貴之六二為周初之文文從質生郁郁乎文之盛者也而九三則文勝質矣當文王之時文猶未備而即於文明之止者繫之以詞周公之時文為初備而即於各爻所繫之詞致之以誠然則聖人已窮其終始正變而獨精其識也已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大象仲誠張氏曰山文火亦文山下有火又增一片
光明為山之飾故為賁火之賁山無增於山之實而
加光明耳故庶政之已告成者其實事已立加飾其
節目使之燦然明備若折獄豈可於實情外加飾毫
末乎故君子不敢以賁道折獄也此說與本義異然
程傳曰賁飾之道非能賁其實也但加之文彩耳即
張說所本合訂亦云無敢折獄以賁之道也折獄以

情不以文也亦不以庶政為小折獄為大言夫兵農
禮樂之司水火工虞之盛亦不可謂小也若以為貴
之時義所利者止小事而已則象與彖互異夫子亦
自相矛盾矣

初九貴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初變全艮位在下故曰趾以離之文明變而為艮止
有安分而不敢僭上之義故為舍車而徒艮為手者
以象山奇在上而偶在下也重艮則下又為足矣觀

艮卦初爻亦曰趾可見象曰義弗乘當從程傳為確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二變大畜遇乾離本為乾卦今又遇乾則離之與乾
是二是一人之一身鬚眉毛髮之與形體亦不可為
一不可為二者也且文不能孤立必附質而行人之
所為文者無論禮樂器數為後起之事即一切服飾
亦無非自外而加於其身求其與形體俱而可以文
其形者惟有鬚眉毛髮耳然毛髮中又獨鬚為形質

已成之後始生之物且人當長鬚之年即屬成人而趨於衣冠文物之列矣又反卦為噬嗑有頤象附於頤者須也是以舍眉髮等而獨取象於須須依於頤頤動則須張有與上興之象離火上炎又變乾健傳故云夫人以語言舉動為觀美者故言語曰文章舉動曰威儀而言語舉動鬚即隨之低昂上下是文之本質而生而又處其後而又依質以動無有過於是者矣此聖人玩易取象最精處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三變頤遇震頤有津液潤澤又本氣承乘皆柔爻而
居於其中則為所濡染矣此服物采章之盛也故曰
賁如濡如然三以剛正之質但取以自潤則已若濡
之不已必至陷溺於繁文縟節之中而不克自見且
將日受夫人之陵侮矣故永守其正雖文而不失其
本色之天真則為吉也竊見世之家傳朴素者鄰里
族黨不過目之以儉而已不至甚有所非笑也惟於

修飾體面之人行事但有絲毫不到即從而譏之議之此可見陵與莫陵之意矣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四變全離本氣艮既止而不行變氣離又不同氣故不比五而與初為應也且處疑懼之位故賁如皤如而曰當位疑也初為乾畫乾為馬以其朴也故為白馬來應四故曰翰如二三四互坎為盜隔體不相比

而與初正應故曰匪寇婚媾合訂曰初九守義不但
不比二並不輕應四審之又審而後來來則如飛如
翰矣六四於其未來則疑既來又何尤乎六居四得
正故能自守惟恐賁我者反為害也竊按此與初二
兩爻皆無占詞不言吉凶者象即其占人之任質與
自然生文以及志從先進皆各得其分耳非必有利
於此亦非有吉凶之可言也

六五賁於邱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

喜也

五變家人家非市朝可比又艮遇巽文欲止而漸返
於質則自市朝而入山林矣故為賁於邱園然未免
固陋故曰束帛戔戔此與奢寧儉者也四有返本還
源之志故曰終無尤五則近於野矣而傳曰有喜有
喜者非即喜也今而後喜可知者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變明夷遇坤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晦其明者也

故曰白賁能晦其明則有闇然之美而非的然日亡
矣故无咎卦自四爻即有志於還質至上則果還於
質矣故傳曰得志也夫上既以白賁得志則質為美
矣而五爻之近質何以有吝而但曰有喜乎蓋由文
返質人多以為儉不中禮故曰由儉入奢易由奢入
儉難是以有吝及歸於質則天下皆任其本真率性
而無一毫虛假大道之行也何吝之有

序卦曰賁飾也而雜卦又曰賁無色也惟無色而後

致飾若有色而復飾飾則文勝之弊矣卦為賁下文
明而上止飾之不可過也故下卦三爻為柔來文剛
自質而趨於文也上卦三爻為剛上文柔自文而返
於質也於上下卦義既協於六爻之位亦合初之徒
步本分之外無加毫末質也二之賁須則自質生文
矣三之濡素以為絢文之至也四疑於賁與皤之間
而卒之白馬來文盛而有志反質者也五之邱園自
文趨質而未免失之野若上則復歸於質矣二為自

然之飾情生文者也上為無色之賁質任自然者也
故序卦之說二也雜卦之說上也

䷁ 坤下
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
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夬為剛決柔剝為柔變剛蓋君子之去小人聲其罪
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言夬也若小人之欲去
君子君子既無罪可指而小人又不敢直居其名必

且陰謀詭秘或變白為黑以誣讎之或變是為非以毀謗之或浸潤以進其讒而變其君之心或假手以除怨而變其去之跡故曰變也

義本隆山李氏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仲誠張氏曰山附於地山日見其剝削地日見其饒厚地厚則山益安矣為民上者賴下以安苟剝下下剝則上傾故寧剝上以厚下乃安宅之道而終不可傾者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初變頤遇震本卦一陽在五陰之上有牀象又牀者人所藉以安身者也乃君子為人主倚庇之象故各爻多取義於牀震為足故初曰剝牀以足蔑貞凶見勢之所必至也傳曰以滅下下滅則上傾矣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二變蒙遇坎一陽間於二陰承上下之際者故曰剝牀以辨未有與安溪李氏曰初二四皆無陽之應與

獨於二言之者六二中正疑非剝陽者故特申其義
說最確當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三變全艮有止而不剝之意又為上正應故為剝之
无咎者失上下蓋不與上下四陰應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四變晉遇離晉進也又四位切近於五故為剝及於
膚之象有謂剝肌膚者有謂剝牀之薦席者竊按初

無位所謂足者奔走使令之賢或民之俊秀也二中
正而位尚卑承宣親民之賢牧也四則近君之大臣
矣如牀之第也牀之所由名也剝至此則牀亡止有
寢者之肌膚在而將何所藉乎貞已蔑矣故直言其
凶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终无尤
也

五變觀遇巽艮為闡寺巽為女故曰宮人羣陰魚象

巽又為繩五位尊力足以統率其類故曰貫魚以宮
人寵程傳以此爻為別設義蓋易於陽之長陽之盛
多危詞如臨如泰等卦是也於陰之消陽陽之就盡
多幸詞如觀之五與上與此爻是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
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上變全坤艮為果旅以其陽也故曰碩果變坤則已
剝矣故不曰在木然其本氣居然在也故曰不食不

食則可種而復生矣坤為大輿變坤故曰得輿艮合
下坤有廬象艮既變則廬剝坤為衆君子得輿物望
所歸故曰民所載也小人剝廬者言有君子以撐持
世界不獨為君子所藉之牀為民所載之輿亦小人
所藉庇之廬也乃小人無不竭盡心力以剝君子者
在小人之毒愈以肆而君子之德愈以著而天下之
歸望於君子者愈以深則小人之技終不可用於君
子徒為自失其所依耳可不為大哀哉

震下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為一陽初反宜曰元矣而卦詞止繫之以亨者蓋言元則似為陽所特始而非已往而復反之義以為大亨則合全卦論之一陽甚微而羣陰猶盛非如臨

之陽剛浸長也故程傳謂漸長盛而亨通不如合訂
以陽氣宣通為言確當剛反言其始剛長言其終動
而以順行合訂以為即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无疾言
不為紛華所奪朋來无咎言擴充而衆善日長俱有
意味七日來復從來皆以歷六陰月至建子之月為
七月易月言日者幸陽之復也竊以天時計之凡十
四日有餘即交一節氣則七日正當節氣之中天地
之呼吸一易而醫家於寒症輒以七日得汗為期義

即引此又凡人日有過舉一至夜間及平旦未有不
悔計亦七閱其時矣故雖甚惡之人至七日其善心
必生此即來復之說也復其見天地之心程子曰先
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
心也觀此則知周子太極圖說主靜立人極者程子
不出以示人而特標出一敬字之故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
方

雷在地中與澤中有雷不同隨言澤中有雷見澤上已無雷也此言雷不在地上而雷已在地中也一則以有見無一則以在知復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初變全坤坤先迷後得主者也故不遠復无祇悔與无悔不同合訂說甚確觀夫子繫詞所言則知行先後較然矣而陽明何謂行先于知乎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二變臨震動遇兌說故曰休復休復者以下之初爻為仁而近比之則得其觀摩誘掖之助而已不勞焉故休觀夫子以事賢友仁答子貢之問仁是已說者皆謂下仁為二之下乎初然畫卦雖自初至上但皆以在上者為上在下者為下無以二為下以初為上者不應于此又變例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三變明夷震遇離震動離麗時動時麗又六三與剛

相間是復有間也故曰頻復頻復則頻失其有過多矣但復之為義失乃有復不失何復故不患失而患不復雖有咎而于義无咎也人豈盡能為不遠之復屢失屢復正下學循習體驗之語見失者其德已日進悔過者其咎已日寡无知者往往摘人之過失以病人而舍其悔過救失于不取則一失而不復者雖自謂無過吾知于義為有咎矣

說本張仲誠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四變全震震為大塗行至中途而獨反也蓋四與初應夫遙相感應而能復者獨六四一爻為然非眾皆不復而四獨復也

說亦本仲誠張氏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五變屯坤為厚德遇坎之中堅又險艱而得復故曰敦復合訂曰凡卦爻言无悔者在吉凶之間惟復卦不然有復前之悔悔而後復非不遠之復也有復後之悔復而又悔非敦於復者也初惟不遠復故无祇

悔五惟敦復故无悔說甚精竊按中以自考蓋以中道自考純是學問事謂為天質之美者非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變頤坤遇艮坤為先迷艮為徑路上則路之窮也又下妄動而上安止故曰迷復夫帝出乎震艮則為反震故傳曰反君道安溪李氏曰一陽為復之主故近之應之者休復者也背之遠之者頻復迷復者也

休美于獨迷甚于頻以遠近為等也五于初非應與而曰无悔與剝之六二爻義異者以剝復卦義異也剝則諸爻皆剝其有不剝者應與于陽也復則諸爻皆復其有不復者去陽獨遠也五有中德故可以自考而无悔又曰處復時則中德可以自成處剝時必有應與乃善剝之二未有與故不免于凶時不同故也又曰夫所謂天地之心者道心也一陽在內而甚眇故道心微羣陰在外而甚盛故人心危惟精惟一

則微者著矣有不善未嘗不知精也知之未嘗復行
一也其殆庶幾乎言能著其微也初之不遠復是也
允執厥中則危者安矣作德日休者安也敦厚不遷
者安也以其得中故也二五之休復敦復是也未能
遏人欲則甚危然遏之而不能即絕也三與陽相背
而處動體之極故雖復而厲言其危也未能存天理
則甚微然存之而未必即著也四與陽相應而處于
羣陰之中故雖復而獨言其微也天理滅而人欲肆

則微者愈微矣危者愈危矣微故有迷復之凶危故有災眚之及用師則大敗無以勝人欲之強也凶及于國君無以安主宰之位也至于十年不克征又何望于七日之來哉雖然此皆心之失其職爾若心得其職則以之克己而必勝天君泰而百體從令矣又何敗亡之凶之有故其傳曰反君道也

安溪之說休復敦復與合訂少異當叅看各有精義不可偏廢也然安溪雖以休復敦復為安乃又曰休

美于獨不曰休美于不遠復者則亦未嘗即以休復
敦復為自然之聖也竊以性之者之聖無復之可言
者也既曰復矣而不遠復者過而不至于過休復者
有所待而後興敦復者改過而不復有過蓋即其易
復而曰安即其不遷而曰安非必遽謂其為自然之
安也獨以三爻為背初不若張說間字為確



震下
乾上

元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青不利有攸往○彖曰元妄

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妄全講一箇正字此正字純是大聖人學問最為精微細密切莫輕看无妄者實心實理命於天而賦於人者也人心果實而无妄則豈有不正而有不正者氣質之或偏人事之過當是有實心者未必即全實理故於匪正上特加一其字如令訂所云仁之姑

息義之畏憚由是推之凡苟息之忠季札之讓微生之信仲子之廉子路之勇申生之孝皆是也是以六言六蔽惟好學則無蔽此義不可以不精而命不可以不知也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者乾二初畫一索得震也人心日馳於外妄也來之使為主于內无妄之本也動而健外不為物欲所屈无妄之行也剛中而應上下交孚无妄之功也此所謂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夫正者精義與知命而已精義之學有二曰行

義曰守義知命之學亦有二曰安命曰立命當其初
斷於義而論也行之則無所往而不利守之則無所
處而不安初與四是也當其中參義命而論也行義
而不計利與害守義而不計安與危二與五是也當
其終極於命而論也命之偶逆安之而後其行義也
果而不惑命之終窮立之而後其守義也毅而不息
三與上是也此无妄為天命之正也然則不但義之
不行不守始為匪正而失其无妄之本真也縱行焉

守焉而不能安命不能立命即為匪正而无妄者猶之妄也故曰有青不利有攸往蓋不誠無物妄之無所往不待言矣而无妄不得其正之往又何所之哉止知我心之無他不知天命之不佑以此而行行必不利以此而守守必不安所謂觀象而思過半者此其是已玩象傳則元亨利貞決不似占詞攸往即兼行守二義蓋行則為人守則為己皆有所往君子之分定也非必以行始為往耳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大象雷行物與即命于天而賦於人之意茂對時育萬物者與時偕行而品物咸亨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變否初為震主遇坤之順无妄之往所以吉也象曰得志然則大行其道於所性固無所加矣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二變履遇兌履不處也故有攸往又履和而至以无
妄而和順以至則無所庸心焉矣故曰不耕穫不菑
畲則利有攸往也不耕穫不菑畲義有兩層不耕而
何穫不菑而何畲是一義不於耕而望穫不於菑而
望畲是一義象傳云未富正兼此二義言之

誠齋易傳曰初九動之始六二動之繼是故初耕之
二穫之初菑之二畲之天下無不耕而穫不菑而畲
者其曰不耕不菑則耕且菑前人之所已為也六二

之柔順中正是能獲能畜者也故利有攸往未富者
因前人之為而不自多也猶不富以其鄰之意此說
又別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三變同人遇離同人利君子貞者也故邑人之災惟
順以安之而後无妄不然則猶妄矣或字如合訂說
甚好然說繫牛於路似不若仍照本義為妄傳云邑

人災也其當安命之意可思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四變益遇巽與下震皆本一氣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者也故曰可貞貞者非靜守而不行也得其正而固守之無所往而不以為準如顏子之拳拳服膺是也傳云固有之然則獨善其身於所性固無所損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五變噬嗑遇離噬嗑頤中有物者也俗云病從口入

以為无妄而食之則致疾矣故以疾言也義亦兩層
无妄之疾是一義勿藥有喜是一義无妄之疾即二
之不耕何穫不菑何畲之意勿藥有喜即不於耕而
望穫不於菑而望畲則利有攸往之意傳云不可試
蓋一試即不免希冀分外非无妄矣一試且不可况
屢用乎

上九无妄行有青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變隨遇兌健而有毀折故曰行有青无妄之所以

行有青者夫子曰窮也曰窮之災則惟修身以俟之而已安溪李氏曰无妄者守義安命無圖度計較之私也又曰无妄災也者必无妄而後自外至者謂之災非然則所自取亦順受其災而後謂之无妄非然則猶有妄也彖傳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然則初四者天德之初无妄之主故以往則吉以貞则无咎此以天命之本言之而未及乎氣數之參差亦以人心之始言之而未及乎思慮之反覆蓋循正獲福理

之常也動與理俱義之至也二五稍遠於初矣以其
有中正之德故於是而極言無妄之道夫不盡乎分
義之當然則田卒汙萊其為荒也宜矣宴安酖毒其
為病也多矣然不順乎天命之自至則有願望之奢
而本志為之變化護惜之甚而正命反以蕩搖者故
必服田力穡如詩所謂不稼不穡胡取于禾而又達
于餒在其中之義憂道而不憂貧也必省身无妄如
夫子之禱久而又坦然有吾何求哉之心如夫子之

未達則不敢嘗也兩爻之義皆所謂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如是而後无妄之道至矣三上處時之極災所不免然世之人往往因所遇之偶而疑其常因所行之拂而圖其濟不知禍有無故而牽連者安之而已無辨所以止謗也時有所處而皆窮者順之而已不動所以无悔也是故循无妄之素則得天之理而天命祐之矣推无妄之極則無貳爾心而修身以俟之而所以立命者在是卦之所謂正者此也說最

精細確當非好學深思不能領會也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彖曰大畜剛健篤實
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
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小畜之所以亨者以一陰畜乾其畜不固健而巽非
能止健故剛中而志行也大畜之所以利貞者止其
健所謂保合其太和也乾剛健得艮以止之則剛健

之體不輕為用而篤實矣篤實積中而英華發外則
輝光矣篤實輝光則日新其德此就上下兩卦逐層
遞出利貞之義剛上而尚賢三句又另一意不與陰
以止乾之權也賢人在上自正又能止天下之健使
不得放佚於不正一正而皆正大正也說者皆以尚
賢即為養賢不知乾剛為賢畜於艮之下為養所以
吉者養賢則賢者皆有以自成可以保其子孫黎民
矣故吉也養如孟子所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

養字之義蓋實有以成其德非徒尊之而已方是大畜利涉大川為應乎天者艮之二陰有大川阻之象艮上一剛本乾與下乾相應如天之相通有不能阻之象故利涉大川也小畜止其行事故既止則無可行大畜畜其道德故既畜而有可行此所以同為畜

而占之異也

以上說參仲誠張氏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仲誠張氏曰天理氣而已無往不在惟在山中則石

性剛止而陽氣在中倍為篤厚故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以興生物極為繁盛有大畜之象君子觀象於古人言行傳記於後世者皆深造自得之實默識而考驗之則德之畜積不覺其日厚矣正大畜之義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初變蠱蠱壞故曰有厲乾遇巽退故曰利已

九二與說輟○象曰與說輟中無尤也

二變賁乾遇離明知其所當止又乾車離腹故曰輿
說輶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
攸往上合志也

三變損乾遇兌與上應上為艮乾之三索而得者也
乾為良馬遇兌悅故曰良馬逐仲誠張氏曰相比追
迫曰逐良馬象剛健之為美才也乾之三爻同類上
進逐則騰躍有不能從容守正之勢故使艱難而守

其正馬艱貞維何曰閑輿衛使乘於駕服之間習於艱難正直乃成良馬占者如是乃利有攸往也九三上比兩柔而被其畜故艱貞既畜之後而應上九剛不畜剛合志上進故利往馬悅於車乃良而利往說亦好但日字作曰字看與本義異然則良馬逐句從初二兩爻來利艱貞句從四爻來日閑輿衛句從五爻來利有攸往句從上爻來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四變大有艮遇離仲誠張氏曰初九雖剛不敢有所
進六四畜之是乘其剛之未進而早畜其德也有童
牛之牯之象艮童離牛又為止於麗有此義立法制
度以畜天下之惡於未形則民日遷善而不知豈非
無窮之吉象吉事方來曰喜方來則未艾曰元吉
六五羴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變小畜艮遇巽其取象本義旣未實疏而諸家多
謂羴為去豕之勢合訂又以牙為找細思義皆未安

竊見豢豕者豐其食而遂其生則豕老體大而牙出
五爻以中德養賢老其才以為用義頗似之且巽入
正與養義相關牙又與五位合夫子傳曰有慶已受
其福曰慶此蓋謂畜賢已成其德故可慶也若必例
以六四皆謂制下則初以剛銳上進而預有以防之
宜矣至九二之自止亦何所用其防制而必且刑之
已甚乎四臣位近君故曰童牛之牯五君位故曰殯
豕之牙君無為而相代之以有為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上變泰故曰何天之衢也

小畜者言一陰之畜健陽此主畜者而言故曰小而卦詞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大畜者言健陽之畜於艮此主受畜者而言故曰大而卦詞曰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也小畜惟主畜者言故初二兩爻不能畜也三爻強畜也四爻始畜也五爻正畜也上爻既畜也此自畜之未固說至已固也大畜惟主受畜

者言故初二兩爻自畜也三爻行而必畜也四五兩
爻畜而喜而慶也上爻畜而後行無不利也此自畜
之既固說至畜極而通也安溪李氏曰小畜大畜在
卦詞則蘊畜之義多故畜之小則如雲之醞釀而未
雨也畜之大則如士之得養而登朝事之待時而獲
濟也在爻詞則畜止之義多故小畜則自畜之未固
以終於固大畜則自畜之既固以終於通然畜止者
即所以厚其蘊畜之道故卦爻之義同歸也傳曰大

畜時也者以蘊畜言之必大畜而後可以應時否則
無其具以畜止言之必大畜而後能以需時否則失
其幾是故初二之自止也四五之止人也當其可不
失其幾者也三之利往也上之大行也有其具不失
其時者也然小畜為以小畜大之義則大畜亦有以
大畜小之義故卦曰自我西郊陰先唱也爻曰夫妻
反目婦未能畜其夫也曰婦貞厲婦既畜其夫而當
戒也皆以小畜大之義也卦曰不家食吉君能養賢

而賢推之以養天下也。又曰：牯牛、羴豕，君相之於天下，止其不善，所以養其善也。皆以大畜小之義也。三與上得時而進，皆蒙不家食之義。三則猶防其險，上則履於夷矣。皆蒙涉大川之義。

震下
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卦德下動而上止便有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故曰
貞吉其體大離故曰觀頤下又曰自求口實者蓋卦
象如人之唇齒繫名曰頤則自養之義為多然以卦
德論之動而止其所當止則養必有道觀其所以養
人者即其所以自求口實者也所謂治人者食於人
不然四海困窮天祿亦永終矣夫子彖傳連用二觀
字者正以下句意即在上句內非兩事也合訂云觀
頤之道即以其人自養者觀之正是此義天地養萬

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有謂皆養得其正者蒙引云
重在民無正字意極是合訂從天地側重到聖人上
說最確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大象皆於上下兩卦說義聞之先儒云雷之迅者曰
霆又曰雷自地起霆自天來然則山下有雷則但能
生物而不能殺物者矣故君子觀其象而慎言語節
飲食夫慎言語則言為身文而豈以多言招尤節飲

食則食以充體而豈以貪得賈禍程傳推之於養天下合訂云慎言語者言顧行行顧言非徒訥於口已也節飲食者无以小害大无以賤害貴非徒減於口已也說俱佳安溪李氏云雷收其聲如慎言語山閔其氣如節飲食意亦切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初變剝震動遇坤順故有舍而相就之義然下雖順

而相就而上則高而難親故但觀之而已此觀字亦從卦詞觀字順說來夫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在我者本無不足也乃舍所學而從彼則為利祿所動而人已皆失矣豈不為凶

六二顛頤拂經于邱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二變損遇兌既為損兌又毀折動而即有所虧也故曰征凶本義以初上皆非其類然象傳止言征凶下

卦動體則專就求養於上言矣若近比下則不可言
征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
大悖也

三變資震動遇離麗動而麗於凶故有十年勿用之
義拂頤何以貞安溪李氏曰三居下體應上而有求
焉則非自求者也與頤之正道正相反故曰拂頤貞
說最精當又曰十年勿用無時而可也无攸利無一

而可也按三不中不正居動之極而應乎上是以甚
言其凶蓋上為賢五尊而禮之養賢以及萬民宜也
乃三以聲勢之私朋附干澤非義甚矣故曰大悖貴
為文飾乃虛名標榜之意如漢之黨人依附蕃膺唐
之黨人依附牛李之類是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
吉上施光也

四變噬嗑噬嗑者去其間而口得合也蓋欲養民必

先除其害民者而後民可得而養故有虎視眈眈其
欲逐逐之象蓋虎食害稼之獸蜡祭中有虎非惡獸
也眈眈者除奸之不疑也逐逐者加恩之無已也如
此者能好而能惡惟其仁欲仁而得仁又焉貪是以
无咎也按艮為虎遇離為目故曰虎視四心位故曰
欲與初應故曰眈眈逐逐夫賞善罰惡一皆天理之
至公而無一毫私意於其間何等光明正大故傳曰
上施光也其自養也亦然觀夫子傳并無下求在初

之賢下而專求而繼之說且其說亦附會近鑿而不切竊嘗疑之蓋從來皆不知從變爻中討消息耳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五變益艮遇巽止而入故有居貞吉不可涉大川之象經凡言涉大川者徒步曰涉蓋獨任艱鉅之意五才弱而當養民之位故宜養賢以及之此夫子曰順以從上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上變復復為天地心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又艮遇
坤坤為艮之母故曰由頤以在五上故厲能厲則吉
利涉大川見得君之專受任之重故傳曰大有慶項
氏曰上九之厲吉非能自吉也得六五之委任而吉
也



巽下
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

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陰陽對待者也故兩停而不可偏勝偏勝則過矣陽為有用之才故取象於棟棟有謂為室內之中柱者然玩下爻詞及象傳似非柱且語云上棟下宇安溪李氏云二陰者楹柱之象則棟非柱明矣竊以立者謂之柱柱在前者為楹橫擔於柱上以承樑者謂之棟棟如一字立字形者是而乘於棟之上或三或五

更或七者為樑棟承上接下故有本末本末者樑與柱也惟在中者為棟故卦既以四陽取象而爻亦以三四取象也剛過而中合訂謂二三四五皆中然按小過象曰柔得中剛失位而不中則此仍遵本義指二五爻為是巽而說行是說利字之義利者義之和也合訂引禮行遜出說最妙利字一頓有攸往言如此以往乃得通達耳安溪李氏言宜有所往然後得亨是往則亨不往則不亨矣義未全也剛而過中合

訂謂如子產治鄭孔明治蜀竊以寇來公獨斷澶淵之議岳忠武力持恢復之謀可謂獨立不懼矣然萊公之以功名自矜忠武口斥相檜之面欺則是不能異而說行處也又如四皓之抗志商山子陵之埋踪江水可謂遯世無悶矣然四皓為太子而挾其父子陵之足加帝腹而不為屈亦非能異而說行者也求其異而說行者其唐之郭汾陽張曲江宋之韓魏公諸君子乎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大象澤滅木三字自明本義多一於字反說不去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初變夬巽遇乾夬之初曰往不勝以變氣言也此則以本氣言然觀一用字則以小心而任大事其氣已貫乎始終亦非健不至此且巽為木當其初之柔則曰茅宜也乃曰白茅則為乾金之色象固叅用變氣矣又卦詞棟橈夫子謂為本末弱夫棟之橈猶不橈

於末而實橈於本其本之弱則初爻也顧獨繫之於
三而於初則謂其有用何耶蓋三之變為坎其卦為
困坎陷而困則剛者必至於危初之變為乾其卦為
夬乾健而決柔則弱者適宜於用此其所以无咎而
為善補過也

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
妻過以相與也

二變成巽木遇艮止下近初陰為水畔之木故曰楊

處過之時又遇艮止故曰枯咸感而萬物化生下比
於初故曰生梯咸取女吉者也以其過而下比初柔
故曰老夫得女妻无不利之象傳曰過以相與蓋釋
老夫女妻之意曰相與則能生矣故不復釋枯楊之
文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三變困困剛揜者也又巽木遇坎陷故有棟橈之象
全卦雖曰棟橈而有中德又巽而說以行之故可亨

是勢雖壞而德尚可以為輔也此則入於陷阱之中矣是以但曰凶而夫子謂為不可以有輔矣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四變井井巽乎水而上水者也以巽木而上出故有棟隆之象夫子傳曰不撓乎下亦取於此其在本氣陽既過而四在下之上有隆意又居柔位剛而不過棟本隆者也於此則可以居其所矣然以剛居柔再應者柔未免過柔且又處多懼之位勢恐不能固其

必往之志凡曰悔者以其過也曰吝者以其不及也
九四以大過人之才值大過之時而又居得為之位
自當中立不倚方能井養不窮若少為私意所屈則
於本志必有所不及者矣惟以變氣言則兌澤遇坎
水一意無他如循本氣而應下則為有他而能免於
吝乎三四居卦之中皆棟象三撓而四隆者吳氏三
說皆取本氣言之然必合以變氣於義方全而夫子
以不撓乎下釋有他吝之意亦顯然可見矣三四之

變氣皆坎而有凶有吉則以所自之本氣與位不同故也初與上其變氣皆乾意亦同此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五變恒兌澤遇震木又近上陰故仍曰楊以其過也亦仍曰枯震為反生而與上比故曰生華兌女故曰婦以其過故曰老震男故曰夫以五有中德而居尊位故曰士以兌變震故曰老婦得士夫以大過之卦

而變為恒恒雷風相與剛柔皆應者也是亦善補其過矣然其相與相應者乃屬老婦士夫則亦無可譽矣故夫子傳但言其可醜也歷來皆以上六為老婦然於句法文氣不合且亦未免於固耳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上變姤兌遇乾變說為健剛已過而又以健行是真過也卦有大坎象此居最上又大過原以大才任大事獨荷艱鉅者也故曰涉上六以柔才無位而乘其

陽剛之過欲以健任大事自不能勝任又大象澤滅木而此為頂變氣為姤一陰生于下壯而將用事矣是則任剛太過而不顧其才之不稱不知其時窮而不可為不知其无位而不必為而必為之勢將至於殺身故曰滅頂既曰凶矣何以无咎夫子特為釋之曰不可咎也於補過之說又另一義蓋值時窮无位然而過涉滅頂者士君子之殺身成仁不為不過而論人者豈以其非所宜為而咎之乎



坎下
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習字安溪遵古註作便習訓而以夫子傳云重險為解習之意非以重訓險說甚精其實重複即便熟矣竊嘗從而推之不惟成德者可習于險而往有功也

即未成德者果習于險則亦知機巧之無用而將返
求其誠故習坎為人心之德卦詞有亨下曰維心亨
者惟其有亨故心亨也小人不安于險而好逞私智
則因其險而險之而險亦無窮所謂心勞而日拙也
君子之處險惟忠信篤敬不以險應險則險不為用
所謂心逸而日休也行有尚即蠻貊之邦可行之意
觀二曰未出五曰不盈則知往有功非謂其能出險
也夫溝澮皆盈水之無本者也虛而為盈人之無恒

者也惟源泉實出于地中故盈科而進無所溢而亦
無所禦焉為世利用者此也惟此心常存于人中故
實而若虛無所矯而亦無所窒焉往則有功者此也
○水流而不盈傳義皆連下句獨安溪李氏于此畫
斷單以此句為言水德蓋流即通意不盈即實意下
行險句釋有孚而維心亨則仍其文者有孚即其所
以亨無庸再釋也水之流而不盈以剛中人之行險
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亦以剛中蓋剛則實中則通也

○末節蓋即往有功意而極言之安溪李氏云險非善也而有險之用故不言時義而言時用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教事安溪李氏謂為道藝以常德行為進德習教事為修業亦好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變節遇兌水之停蓄者曰澤故有入于坎窞之象水之德流而不盈者也節以有坎而止重坎而又入

于坎則失其流通之道矣坑坎中小穴旁入曰窩今
上下兩卦重坎而變氣又為澤是所謂窩也是所謂
習坎入坎也夫履道坦坦視險如夷有孚而心亨者
也初本無位未即于險而六以陰柔居潛伏之地是
為機變之巧者恐其或入于險而求以免之乃方自
曰予智及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所
謂旁見側出不由正道終亦必亡而已矣夫子曰失
道正為習險入險者警之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二變比遇坤水比地而行不為汪洋浩瀚則涓涓之
流也故有求小得之象夫習坎者將以大有為也二
以剛中之才方在下卦其上尚有險也故但求小得
而已涓涓不已將為江河所得雖小而有可大之基
正其有孚心亨者也夫子曰未出中未出者不求出
也不求出者中也蓋盈則出矣中字正釋求小得之
意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三變井遇巽三在上下際故曰來之坎坎亦以陰柔無為而變氣又為井是將安于險矣故曰險且枕上下坎而變為井是亦坎中小穴旁入于窞也以坎陷而遇巽入故曰入于坎窞然初亦入窞者何彼凶而此但曰勿用乎蓋人生初步最貴擇術令舍正路而不由而旁見側出是方險而即習險習險而果入險

乃自失其道豈不為凶三則來往皆險進退無地是
遇也非自取也第其委靡苟安而不反求正已是以
終無功非可嘉尚而已與失道者異矣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
贰剛柔際也

四變困遇兌說言乎兌故有樽酒簋贰納約之象坎
水能照物夫子于屯之四訟之初坎皆繫之以明故
曰自牖此爻說者互異如程傳以納約自牖謂人臣

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所明處乃能入也本義
亦以牖為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王氏弼謂
此至約自進于牖乃可蓋王公安溪李氏主此說合
訂又謂不于庭于堂于戶無拜獻授受之文然皆于
夫子傳曰剛柔際不甚融洽及讀困之卦詞曰有言
不信因反覆思之乃始恍然而得其故也夫易于中
德外最重剛柔相濟今四以柔居柔至柔也五以剛
居剛至剛也四又近君多懼乃以至柔比上至剛而

時又在險則處此際者非有以聯上下之情則睽絕而不復相親非有以振委靡之氣則承順而不可為節未有不得咎者矣乃變氣為兌之說言以柔爻變剛爻則君臣相說迎機利導所謂和悅而爭也如此則始雖恐有咎而終何咎乎故一樽貳簋器用瓦缶者不以文而以情也夫子止承樽酒簋貳之文而繫之以剛柔際正所以明樽簋之故諸儒皆未合變氣以玩象此所以于夫子傳義多有難通耳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五變師遇坤以本氣言則水已在上矣然變氣為地則猶然未出坎也故曰不盈曰平合訂曰未出曰祇平將出曰既平也蓋四五之本氣險而過剛險而過柔皆可以有咎者惟其變而說而順故无咎耳補過之道也夫二之未出中非曰未出險中也五之中未大亦非曰以在險中故未大也中皆言德一字句安溪李氏言之詳矣曰坎有險習險之道無他惟曰有

孚而已孚者實也凡實德實行之積自小而大故欲更習乎險者必先求其小得務大則出中矣人心忌于易盈况居尊者乎水德至盈無虛滿而盈者但能至于平而已君子之心無盈滿之時而其德自有充實之驗居尊位者若此則滿而不溢高而不危何咎之有未大釋不盈之義言由有中德故不盈滿而自大也二曰小得而五猶曰未大蓋終始不盈者也說最精妙不易第務大則出中句應增二字云務大則

出而非中矣蓋出則為盈也又曰九五為卦之主故
彖傳以其詞釋卦與需大象用九五之詞同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
道凶三歲也

上變渙遇巽坎為桎梏為叢棘巽為繩故曰係于徽
纆寘于叢棘渙散也故有三歲不得象出險以陽剛
為道上則有出險之理六則失出險之道矣此夫子
所以特標出上六二字也

險之說有二有受險者有為險者受險者人世之險
二五之陽爻是也為險者人心之險初三四上之陰
爻是也然而受險者終不為險為險者終至受險故
君子于險但有居易之道并無躍冶之術蓋貧賤憂
戚庸玉女于成則衆人之所難堪者君子方自幸其
更歷世故以為動心忍性之助是以聖人畫卦重其
坎以象之而特名之以習然則何以習之則如二五
之剛中有孚心亨而已有孚則素位而行心亨則不

為苟免此二之未出五之未大皆不為險以求出險者也若夫機械變詐人心之險也則將求出于險矣乃初恐入險而終入矣行險以徼倖者也三以在險苟安不素位而行者也四以畏懼小心僅得无過此求免而倖免者也上以走險得險途窮而不反者也故初三上皆為險而終至受險四雖不為險特懼于英明之下而不敢逞耳然其痛自節約過于委曲亦非有孚而心亨者矣何如二五之修身以俟坦然蕩

蕩者無入而不自得也哉



離下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上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之明以無所不照為亨而必先之以利貞者以柔麗乎中正有以保合其明故也不然則無本之明其明不繼而蔽于物也亦多矣此言離之全德至畜牝

牛吉則單指二五為坤之中爻而發其蘊明者之事也與上非二理彖傳故不兩釋蓋坤為牛坤對乾曰牝馬者主于行也離對坤言則為牝牛主于養也順之至也畜即保合之意言畜養其明者必至順如牝牛為吉若英明之主多過于操切明而以順之中正者行之則內不役照外不傷物豈不為吉乎炳文胡氏曰坎之明在內以剛健而行之于外離之明在外當柔順以養之于中○彖傳日月麗乎天是天有以

保合日月之明而無不照也即釋利貞亨之意百穀
草木麗乎土坤上之順德有以畜養百穀草木而無
不遂其生也即釋畜牝牛吉之意重明以麗乎正乃
化成天下則合而言之柔麗乎中正三句特為點醒
非上釋卦名義而下始以卦體釋卦詞亦非以上言
剛麗中正為卦之德下言柔麗中正為爻之善也定
之劉氏曰坎者陰險之卦惟剛足以濟之沉潛剛克
也離者陽躁之卦惟柔足以和之高明柔克也竊按

此卦不獨為孟子牛山章原本即大學之言明明德中庸之首章皆從此出當細玩之又按柔麗乎中正者蓋言陽麗陰柔以為明者也陰得其中正則明即無偏照矣與重明以麗乎正無兩意特為畜牝牛句故加一柔字耳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合訂曰繼明者緝熙光明日新又新也照于四方者明明德于天下也甚確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初變旅遇艮初在下為足趾離為萬物相見而變氣之旅為客故有履錯然之象安溪李氏曰喻應接煩雜也人之明易蔽于物惟敬以待之則清明在躬而物不能蔽可以免咎矣剛德居初能敬者也又曰兩體取晝夜相繼二日中之象也五夜中之象也三日月之象也四暗暮之象也初上之交昏晨之際之象也敬者人心之朝氣也人能常敬則常不昏矣夫子

傳云辟咎皆以接物言○敬之于未失之先即未發之致中也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二變大有遇乾合上卦玩之乃日在天之上照于四方者此也化成天下者此也故曰黃離元吉卦詞既取坤德為義坤以二為主爻離自坤再索而得者故亦以二為主而坤五之變曰黃裳元吉此則于二亦繫之曰黃離元吉明其自坤出而實非坤也夫黃中

通理明之最盛者也○仁統四端春首四時此喜之情得中和之正者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三變噬嗑離明而遇震動明過而漸昏矣故曰日昃震為決躁又其卦詞曰震來虩虩又曰笑言啞啞噬嗑三爻之變即離亦曰遇毒故此有哀樂不常之象夫子傳曰何可久也正見無恒之人忽哀忽樂而亦

即為衰亡之徵也其實大耋之嗟仍是其樂無極之意若君子則生順死安何有衰亡之懼乎○縱欲極志此樂之情不得中和之正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四變賁賁者飾自後起非固有之者也故有突如其來之象離火而遇艮止之故有焚死棄之象三之震但昏妄而已四之賁則純事外飾而在內之明德亡

矣突如者肆情縱欲有觸輒動也焚如者利欲熏心
膏火自煎也死如者生機絕也棄如者良心喪失而
不可復還也逐字入深傳曰无所容容字即孟子所
云容光必照之容言胸中盡為私欲蔽塞無所容其
光明也與卦詞畜字正對○暴劇躁妄此怒之情不
得中和之正者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五變同人遇乾合下卦玩之乃日在天之下則夜中

也凡人靜則神清而於旦晝所為不免有愧悔怨艾之萌故曰出涕沱若戚嗟若沱若者悔大過也嗟若者悔小過也此復明之機故曰吉五有中順之德變氣又為夜氣之清是以如此夫子曰離王公者離字讀斷言六五之吉其離之位正當王公故不但常人能悔其過為吉已也而因以見下文上爻取象之意嗚呼人君之德莫大于悔過此秦誓之所以列于書也歟○悔過思善此哀之情得中和之正者也○初

曰敬之此曰出涕即戒懼慎獨之意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上變豐遇震豐大也其卦詞曰宜日中象曰明而動故豐然則此爻為去其昏蔽而有以復明之本體矣上處離之終重明復生之時而以剛德居之又豐之象曰君子折獄致刑故有出征折首之象折首獲匪其醜者明之至者也蓋擒賊擒王則餘衆自散不然

今日取一卒明日取一將曠日持久而不得奏者定之績是以軍之重有智將也在勝私者必使根株盡拔方為至明若但去其微疵小過今日方免明日復然姑待異日而異日更甚則亦不智之甚矣必如此之有嘉折首而不得其醜類為功方為善補其過者論語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上爻之所以日復中也歟夫子傳曰以正邦此正字正應柔麗中正之正字在王公

則曰正邦在君子則曰正心一而已矣○克之于既發之後即已發之致和也

蔡氏淵曰坎離之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坎五當位而二不當位故五為勝離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二為勝

易翼述信卷五